

深夜，我打开灯，几只蟑螂在昏黄的光线下仓皇逃窜。我吓出一声尖叫，并在惊慌中踩到其中的一只，但它如此机敏，仿佛黑夜闪电，迅速逃离作案现场。

厨房里重新陷入寂静。我回忆起几只蟑螂的去向，一只逃往冰箱与墙壁的缝隙，也或许沿着冰箱柜门，进入了冷藏室，那里储存着大量新鲜的蔬菜，只要它忍耐一下，就能在清晨我打开冰箱时，再次逃生。而一晚无人打扰的时光，足够它安静地享受一场美食盛宴。就在两到四度的冷藏室里，开封的火腿、熟透的葡萄、新鲜的白菜、浑圆的丝瓜、牛奶和橙汁的一滴残渣，以及黄色的土豆、红色的西红柿、碧绿的菠菜，都在生机勃勃地等待着它。一只蟑螂隐匿在冰箱里，是不必担心生命危险的，即便那里空空荡荡，它也能安全无忧地度过一个月。

网上查到的资料说，如果有一只蟑螂，意味着你的房间里将会有有一个蟑螂部队。它们躲在地毯的下面，床铺的角落，冰箱的缝隙里，橱柜的黑暗处，等待黑夜降临。只要我不发出声响，也不驱赶它们，它们就永远装聋作哑，当我并不存在。当我拿着一片卫生纸，做出要追赶它们的姿势的时候，这帮孙子早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我的愤怒，一溜烟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。

蟑螂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3.5亿年了，人类才存在了几百万年。人们每年努力消杀蟑螂，然而，蟑螂不仅没有灭绝，反而愈发猖獗。蟑螂即便断了头，也能生存十天以上，甚至人类将它踩死，它腹中的卵还会依靠吸食腐烂的母体，长成健壮的小蟑螂。科学家的研究表明，如果某一天地球发生了核子灾难，绝大多数生物灭绝，蟑螂却能够幸存下来，因为它们的身

大邑也产好茶么？这疑问，一直陪我到了海拔千余米的雾中山。

山是渐渐爬上去的。到一处开阔的坡地，眼前豁然一朗，我便怔住了，那点疑虑，被眼前的光景撞得粉碎。哪里是我想象中规整的、驯服的茶园？那茶山是活的，是泼洒开的，随着山势的起伏而恣意地流淌、翻滚，从这座岭涌向那道谷，绿得深深浅浅，在四月的阳光下，漾着细腻的、油润的光，仿佛大地最绵长也最沉静的一次呼吸。风过来，那绿便簌簌地动着，是无声的、浩瀚的波涛。

然而真正让我失语的，却是那两株茶树。它们静默在连绵的绿浪里，一上一下，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斜坡，相望着。那不是我们寻常所见的、低矮的灌木，它们是树，是真正意义上的乔木，撑开巨大的、苍郁的华盖。朋友说，它们有一千二百多岁了。叶子

是真的大，厚敦敦的，在阳光下亮着一种沉着的黛青色，果然有些像枇杷叶，却更硬朗，更有筋骨。人这叫“枇杷茶”，是当年雾中山的僧人，或许踏着那条依稀的南方丝路，从云南，甚至从更远的印度带回来的种子，与那声名赫赫的阿萨



浩渺与混沌 王泽民 摄

体能够承受的辐射量，是人类的万倍之高！我将这些收集来的研究资料，告诉十岁的阿尔姗娜，她听罢耸耸肩道：那么妈妈，我们每天给蟑螂留一些食物吧，我们活着，也让蟑螂活着。

忽然想起少年时在乡下中学住宿读书时的一段时光。宿舍旁边的食堂老板娘，是个大嗓门的胖女人，给我们做饭用的水，都是她从旁边的机井里抽出来，储存在大水罐中的。每

天排队去食堂打饭的时候，路过水罐，总会看到里面飘着一些不明物体，有时候是一片叶子，有时候是一个塑料袋子，有时候是一片白菜叶子，有时候是一个泡得发白的大白馒头，还有时候，是一只死去的麻雀，或者耗子……有高年级的学生看到老鼠翻着白眼，在水里向着苍天发出呼号，受不了，便涌进老板办公室，讨要一个说法。老板吓得躲了起来，但胖

茶迹雾中

许永强

姆茶原是血亲。它们看过唐宋的月色，浸过明清的烟雨，它们的叶子，或许曾滋润过某个译经高僧枯涩的喉舌，安抚过某个行脚旅人疲惫的魂魄。

我走近了，伸出手，轻轻抚摸那树干。手底下的触感，让我心尖猛地一颤。那不是年轻树木光滑紧致的肌肤，那是时间本身凝固成的肌理。树皮粗粝，皴裂，深刻着纵的、横的纹路，深褐、灰黑、暗赭的斑块交织着，隆起，又凹陷下去。这哪里是树皮，分明是一张布满“老年斑”的、苍老而安详的面孔。那些斑痕，是雷火燎过的旧伤？是严寒冻出的裂罅？还是无数个日升月落、风刀霜剑，一层又一层，默默烙下的年轮？我的掌心贴着它，微微的温热，仿佛能感到那温热底下，有极其缓慢、极其磅礴的汁液在流淌，像一条地底深处的暗河，供养着这穿越了十二个世纪的、依然青翠的生命。

那一刻，心里涌上的，不是凭吊古物的沧桑，也不是文人常有的感时伤逝。而是一种近乎羞愧的平静。我们一生营营，求名，求不朽，求在时间里留下一点划痕。可真正的“在”，原来是这样的：不声张，不挪移，将所有

的新绿，捧给天空和人间。

因为这树，这满山的、树龄动辄数百年的茶树林，我对雾中山，忽然起了无限的敬意与好奇。这山，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山？明朝的杨升庵说它是“天下无双地，雾中第一山”，口气大得很。南宋的陆放翁，晚年在蜀州，重阳日对着瓦炉里煎煮的雾中茶，想起年少时“南陌雕鞍拥钿车”的豪奢，如今只剩白发与一盏清茶相对，那诗里，是人生的浓与淡，都化在茶烟里了。原来，这山，这茶，早已浸在文人的血脉与慨叹里了。更奇的是《游雾中山记》里说，这山脉是从昆仑来的，有七十二峰，一百零八盘，气象宏大得像个神话。僧人已指不清来路，那逶迤的、神秘的脉息，便都藏在终

日缭绕的、牛奶一样的白雾里了。文友又说起鹤鸣山。说那氤氲的雾气如何滋润出另一味好茶。“鹤鸣茶”，这名字便带了仙气。清代的县志里一笔笔记着：“邑境雾中、鹤鸣诸山俱产茶。”陆羽《茶经》里论茶地，说“上者生烂石”，大邑这高山云雾，乱石嶙峋，可不正是最好的“烂石”么？高处的负氧离子，洁净的雨露，漫射的阳光，一层又一层的云雾像滤网，滤掉了尘世的躁气，只将天地间最

大老板娘不怕，她撸起袖子，两手叉腰，冲出门来，站在食堂三面墙围起来的庭院里，朝着聚集的人群，劈里啪啦就是一顿轰炸。她说的什么我都忘记了，但却牢牢记住了一句话：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！

老板娘说得的确没错，我们这些乡下长大的孩子，吃蚂蚱，啃生地瓜，馒头掉在地上，捡起来吹吹继续吃，头发在饭菜里，挑出来依然狼吞虎咽。食堂里的玉米糊每次都一股子变质的馊味，馒头里经常夹杂着一小片“洋车”的轮胎胶皮，饭菜里没有几滴油水，但却有肥肥胖胖的虫子。即便这样，我们依然生猛地长大，没有一个因为吃了飘着死老鼠的水，而不幸夭折。甚至人人都生龙活虎，在每一个角落发光发亮，顺利地延续着人生，仿佛我们永远都不会死去。

晚上做饭的时候，想起这二十多年前的旧事，忍不住笑起来。又想起我和阿尔姗娜吃下的所有的饭菜，是从被蟑螂爬过的锅碗瓢盆里做出来的，但阿尔姗娜活蹦乱跳地每天按时上学放学，从未因为拉了肚子而请假不去，我也没有因为吃了冰箱里蟑螂爬过的食物，而哪天卧病在床，不能接送阿尔姗娜。一切犹如日月星辰，按照固定的轨道和程序安静向前。世间没有任何事情，因为一只想要享受人类残渣剩饭的蟑螂，发生了变化。

一只蟑螂就在此时，借着昏黄的灯光爬上厨房的台面，并在我还未来得及偷袭它的时候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从我的视线中消失。

每一只蟑螂，都是黑夜里身手不凡的蒙面大盗。这样想着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清、最醇的那一点精华，慢慢地、耐心地，灌注到每一片芽叶的脉络里。这般长成的茶，经了巧手，成了红茶，汤色是落日熔金般的明艳，入口却无半分燥气，只有山泉般的清甜，一层一层，在喉舌间化开，最后那一点回甘，是山野本身的、悠长的呼吸。

这茶的根须，竟比我们想象的，要扎得更深，更远。文友慢条斯理地道来，像展开一幅泛黄的、漫长的卷轴。西周初年，武王伐纣功成，封其弟于巴蜀。那位宗姬，每年便将此地的茶叶，裹着蜀锦，作为贡品，送往遥远的镐京。那贡茶里，便有“晋原茶”——大邑的古名。我仿佛看见，那些鲜嫩的芽，被封在陶罐里，由快马驮着，穿过秦岭的险隘，将蜀地的云气与露水，带到周天子的青铜鼎饌之旁。唐人毛文锡的《茶谱》里，罗列蜀地名茶，晋原（大邑）的茶，赫然与临邛、青城并列。那“横源雀舌”“鸟觜”“麦颗”，名目里都透着早春的娇嫩与金贵，是“散茶之最上”。到了明清，鹤鸣山的茶，更成了道观里的清供，甚至皇家案头的贡品。原来，这大邑的山水，不独孕育了冰雪、道观与庄园，更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始终袅袅不绝地，蒸腾着一缕最清寂、也最高贵的茶烟。

下山时，回头望去，那两株古茶树，已隐在层叠的茶山之间，看不分明。但我知道，它们还在那里。它们看过的一切，它们身体里流淌过的一切，都已无声地注入脚下这片土地，注入每一株吮吸着它们气息成长的新茶，注入即将在滚水中重新舒展、释放的，每一片叶子的记忆里。